



从小进入梨园,跑龙套、偷师学艺,从娃娃生、二小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大小生

晓艇： 毕生塑造川剧小生之美

◎文/张良娟

晓艇,原名文华章,1938年生于成都。他幼年进入川剧班子聚丰剧社拜师学艺,先后师从王登福、川剧名丑王国仁、川剧著名小生表演艺术家曾荣华,专攻文武小生兼文丑。1984年获首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,他成为川剧第一朵“梅花”,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剧代表性传承人。

跑龙套,跑出一身真本领

晓艇小时家里很穷,父亲是拉人力车的,没钱供他读书。当时,他们家住在成都东城边的中莲池,街上有个华瀛大舞台,是唱京剧的。刘奎官、花想容都在那里唱。他买不起门票,就只有牵着大人的衣角,装作是大人带的小孩混进剧场去看“白戏”。有时候,他会趁开演前躲进剧场的厕所里,混过验票这一关。

晓艇受京戏的感染很深,回到家里就和街上的小孩学京戏比划,用玉米须、蒜薹头子串成串,挂在耳朵上当胡子,把公鸡毛绑在头上当翎子演戏。到他8岁的时候,姐夫就把他引荐到彭县的戏班聚丰剧社学川剧,混饭吃。到剧团第二天,剧团老板就让他上台“露露相”,看看他有没有吃戏饭的缘分。舞台上唱《三尽忠》,就让他演娃娃生——皇太子。也许是因为看京剧有了“戏胞”,在台上他也不怯台,从此就进入了梨园。

他的师父叫王登福,是唱花脸的。当时学徒没有工资,只有饭吃,他就给师父带娃娃。师父在卖纸烟,他还要给师父守烟摊。他在剧团就演娃娃生,学着穿书童、打“轿子”、穿马衣、去报子,什么都学,什么角色都乐意去演,跟着师父学了很多戏。这些“二不挂五”的跑龙套角色,

都是跟随戏情和主要角色连轴转,给了他很多机会开眼界、装肚皮,让他顺溜地开始了舞台生涯。

1949年,成都解放前夕,戏班到新繁演出。台下是国民党军队,帽徽已经摘了,等着解放军来接管。他和王登福唱《打锅上堂》,剧情是孩子不孝打了老师。王登福在台上顺口说了句玩笑话:你娃娃打我,二天送你去当兵。这就惹怒了当兵的,要拆他们的台,王登福躲在庙里的菩萨背后才躲了过去。当兵的走了以后,王登福就打发他回成都。

离开剧团后,晓艇就卖糖人。一直到成都解放后,盐市口一个私人剧团——蜀育川剧团招揽唱川剧的去演出,有人就介绍他去演娃娃生。剧团里名角荟萃,有陈书舫、王国仁、谢文新等,他又拜唱小丑的王国仁为师,学习了一些娃娃生诸如《送米》的安安,《打猎回书》的咬脐郎等。

偷师,偷出一身“玩意儿”

后来晓艇想继承曾荣华老师的戏,就拜了他为师,正式归行专攻小生。曾荣华口传心授,把演戏的方法传授给他,让他从娃娃生、二小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大小生。

曾荣华教他说:“学戏莫偏食,要吃遍五谷杂粮。”无论老师们演什么戏,晓艇都专注地去看,在台下自己学,依老师的葫芦画瓢。晓艇笑着说:“我的本领全是‘偷’来的。”

晓艇演《白蛇传》的王道陵,是从刘成基那里“偷”来的。刘成基当时在教另外一个学生《吊打王道陵》,教了几天没教会,结果他在旁边看会了。还有周裕祥、袁玉堃、彭海清等诸位老师,他们的拿手戏和精湛技艺,晓艇都细心汲取、反复推敲,化在戏里。后来他把这些都用到《逼侄赴科》《问病逼宫》《跪门鉴》里。

1982年,成都市川剧院的实验川剧《红梅赠君家》与观众见面,以钢琴为主体的交响乐队作为川剧伴奏引起很多争议。1983年,《红梅赠君家》调到北京演出,晓艇带了《铁笼山》《逼侄赴科》《金山寺》等几个折子戏。到北京演出时,晓艇只演了《逼侄赴科》,可没想到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当时,中国剧协两个刊物《戏剧报》《戏剧论丛》正在搞戏剧演员推荐演出。中国剧协就

提出要推荐晓艇去演出。演出之后,晓艇突然接到通知去领奖,他成为了四川第一朵“梅花”。当时什么是梅花奖,他并不知道。去领奖的时候,他在座谈会上表演了《变脸》和《摘红梅》。

创新,创出一片新天地

晓艇退休后很忙,他受邀各处讲学,为不同的剧种,甚至是芭蕾舞传道授业,成了空中飞人。《逼侄赴科》《问病逼宫》走遍全国,他的学生遍布天下。令他高兴的是,《逼侄赴科》京剧在演,评剧也在演,越剧、豫剧、滇剧,很多剧种都在演,还演出很多“梅花”。京剧演员包飞演《逼侄赴科》获得梅花奖,中国评剧院副院长齐建波演这个戏也获了奖。

作为最早一批尝试川剧改革的人,晓艇永远是一个能跟得上时代的人。唱样板戏,晓艇出演《沙家浜》中的郭建光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的杨子荣;样板戏不演了,他又把样板戏的东西抓出来用在传统川剧里;川剧音乐改革,他不仅能配着交响乐唱川剧,还能给导演沙梅提出意见;觉得川剧好看不好听,他就自费去学意大利歌剧,对川剧唱腔进行改良。他爱上网,紧紧地跟着时代的潮流,在网上看新闻、逛论坛、潜水。“你们说什么我都知道。”这位70多岁的老人,始终有一双好奇的眼睛。正是因为舞台下紧跟时代、大胆迈步的晓艇,才有了舞台上让观众着魔的川剧小生晓艇。

晓艇、蓝光临、罗玉中并称“川剧三小生”。2012年,我曾经有幸看过晓艇与蓝光临演出对手戏《酒楼晒衣》。锣鼓响起,一个着粉衫,一个穿青衫,公子哥飘然而来,举手投足,风度翩翩,言谈之间,妙趣横生。如果不了解,没有人会想到,台上这两位翩翩公子,一个74岁,一个78岁。穿上戏装,岁月似乎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。即便穿着便装,即便年逾古稀,当晓艇进入角色的时候,身上依然散发出夺目的光彩。

有些人,天生属于舞台。晓艇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一生,晓艇都在塑造小生的美。这样的美,不仅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改变,反而因为稀有,而更加熠熠生辉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日报社)